

鍾津文集二十卷

存十七卷一之十七

宋釋契嵩撰

元釋正傳彌滿等刻本

四冊

9418

A110

維氏字... 自借人與... 受... 自... 必... 無... 有... 所... 所... 所...

重刊鐔津集疏并序

幻住沙門

明撰

鐔津文集乃明教大禪師之所作也旨趣幽微義理該博自有祖已來其扶宗弘教之文雖汗牛充棟而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年代寔遠舊板磨滅今欲重繡諸梓用費浩繁當有未言先領者助其美焉

照編輔教奪百家異道之書一語非韓叟千

重刊鐘津集疏并序

重刊鐘津集疏并序

幻住沙門

明

鐘津文集乃明教大禪師之所作也旨趣幽微義理該博自有祖已來其扶宗弘教之文雖汗牛充棟而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年代寔遠舊板磨滅今欲重編竊梓用費浩繁當有未言先領者助其美惡照編輔教奪百家異道之書一語非韓文士

鐘津文集卷之八  
雜著  
鐘津文集卷之八  
雜著

古文章之印既是典刑有在其如印板不存  
樹教扶宗數十萬言之該博雕金鏤玉三百  
餘板之宏多遍扣大檀重繡諸梓揭仲靈骨  
中日月落星斗於義天開鐔津域內淵源漲  
波瀾於教海指其實則宗乘不昧語其道則  
文彩全彰提金剛劒剉外學之  
跨天馬  
駒張吾軍之玄路見開  
以同啓  
施心共資至化

娑婆教體本在立  
法  
人  
且  
根  
機  
亦多明敏故大聖  
以  
種  
種  
文身句義具方便智  
以  
宜  
說  
法  
諸佛弟子莫不皆得無礙辯才  
大解脫門所以摧伏外道扶護  
宗乘不得不爾蓋亦哀憫世智  
辯聰為第一障能造無間業者  
決是利根衆生故也以崔浩之

博學而行真君之事以李德裕  
之高才而下會昌之詔雖像季  
以來佛法浸微亦坐其徒不能  
發明之耳西方之書名字音聲  
與東夏不同諸儒多以為異端  
盡力而攻之欲其破宋仁  
廟時歐陽脩作石守道作恠談

嵩禪師出輔教二恐  
著冠不待於天水也讀  
此書略舉佛語之一二合於孔  
老之言者微加訓釋文而不夸  
辨而不爭諸儒尚莫能涯際其  
邃處固叵測也始驚而中喜後  
從而陰化者如王介甫父子蘇  
子瞻兄弟黃魯直陳無已張天

覺之徒願為外護皆以翰墨為佛事未必不自此書發之論者猶疑儒者之助佛者佛者之不助儒者何耶是殊不知佛者未嘗為儒者害儒者嘗為佛者害也此書在世不唯儒者信佛者之語佛者亦信儒也語取藩籬於大方之家

淵於聖學

之海又豈止有心者抑儒者實受其賜矣雖少李綱藥嶠而著復性書而程氏出其徒張九成劉子翬張栻呂祖謙朱熹皆借佛祖之意箋注經書自成一家之言而又有胡寅者反為仇敵作崇正辨醜辭惡語殆不忍聞此逢蒙之所

不肖為也學者當以此為戒毋  
藉此編為嘯矣云屏山居士李  
之全謹叙

嗚呼正法明夷先仁 聖告封文  
執偽更相是非聖智圓融允情  
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  
永安禪師其人也握管賦風懸  
河瀉辨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  
以泓流巍二乎晃二乎寔當世  
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不欲傳  
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

牛一毛身後之學者至聞其名  
歎不得瞻容為恨若夫天地之  
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  
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矣高安  
沙門釋德洪題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  
少住洞山聰禪師游出世湖山  
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末法學  
者器近而不能曉悟而公亦不  
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歎  
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枘哉聞  
之聖賢所為得志則行其道否  
則守而已言之行由是為萬世



法德之學者識度備則  
林而遊正塗則矣必目擊而受  
之謂己之出耶即開關著書以  
致正祖宗所以來之二迹為十  
二卷又別定祖圖書城携之京  
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  
帝又為書先為上讀至臣回為  
道不為名為法不眩身勤無及其

誠旌以明教六師賜其書  
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濟覽  
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  
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  
不喜其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  
意僧中有此郎耶黎明當一識  
之以因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  
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內遂買舟

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  
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  
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聞人  
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待其身  
其學端誠為孺宿之地而慕梁  
慧約之為人以其學効其所為  
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  
出處之際尤為詳正觀學者備

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禁  
止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  
孝論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  
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  
苟合自輕不貴尚以脩德也乃  
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  
茨堂序曰風俗山川之勝欲以  
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

林志益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  
太山之藁莖耳公終於湖山  
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  
風者為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  
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  
之尊其天地之遠也碩鉅公貴  
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  
為之書獻天子為之動容天下

靡然鄉其風而能卒酬其志豈  
非其所自信脩誠之効與後之  
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  
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沙  
門德洪序

皆世傳鐔津集所無者此蓋編中之一耳  
余亟造大寧謁以請焉檄謂為維摩庵周  
無界居士假往宜春謄寫尚未見還子欲  
得當移書取之既至宜春而周歸豫章已  
復專人往取周以亡逸為辭予即買舟東  
下躬自需之然終莫肯出也噫使  
明教大師遺文不得光昭於天下後世  
其在周無界歟

鐔津文集二十卷總目錄

行業記 即前叙

第一卷

原教 即輔教總上

第二卷

廣原教 即輔教編中并叙一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 即輔教編下并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元在嘉祐集中

第四卷 自此後所著書悉搜題名嘉祐集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第五卷

論原 總四十一篇 此列一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第六卷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評讓 問霸 異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第七卷

論原 次前第二十一篇至四十篇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第八卷

雜著 二十三篇

紀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第九卷

書 自皇帝而下兩府共十五封

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上皇帝書

上韓相公書前後口圭

上富相公書

上張端明書

上田樞密書

上曾參政書

上趙內翰書

上呂內翰書

上歐陽侍郎書

上曾相公書

謝李太尉啓

第十卷

書啓狀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祕書

答茹祕校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

與周感之負外

答王正仲祕書

已上七書  
先自爲卷

受佛日請先狀上此亦侍郎

與通判而下眾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胡侍郎先狀接錢唐知將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吐書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別

答黃龍南禪師次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同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第十一卷

叙一十四首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圓通六祖法實記叙此即侍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自此元別為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第十二卷

叙九首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祕丞詩叙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第十三卷

志記銘共一十首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解獨秀石名各或作志

無為軍崇壽禪院輪藏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泐潭雙閣銘并叙

清軒銘并叙

南軒銘并叙

舊硯銘并叙

題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第十四卷

述題書贊傳評共一十三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刻石見戒壇院

題廬山遠公影堂壁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後

書范睢傳後

唐段太尉傳贊

好善詩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第十五卷

非韓上第一稿并叙

第十六卷

非韓中第二篇至第十三篇

第十七卷

非韓下第十四篇至三十篇

第十八卷

碑記銘表辭六篇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行業曲記

廬山開先道禪師塔記 秀州寶聖勲禪師塔銘



秀州寶聖暹禪師景堂記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叙  
石壁山保聖紹大德塔表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并叙  
李晦叔推官哀辭并叙 周叔智哀辭并叙

第十九卷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三首并叙

送草表民祕書

古意五首

遊龍山訪道士李僊師

感寓九首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明士

早秋吟

羣賢宿山

浙江晚望

題徑山寺

郎侍郎致仕

山中早梅

泥若耶溪

書毛有章園亭

山亭晚春

白贈

夏日無雨

歲莫書懷

山中早行

湖上晚歸

季春寄友生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送客還北關道中

次韻無誓赴承天再命

山舍晚歸

讀書

送盧隱士歸廬山

還南屏山即事

石壁山

山中自怡謝所知

寄承天元老

誠題四事

元日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番禺客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遺興一絕

嵩山六和寺

寒食日雨中

出定

對喜鵲

寄晤冲晦

洗筆

遊大慈山畫畫上人壁

清溪

第二十卷

詩叙贊跋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總六十九首

後叙二首

石門洪禪師禮師骨塔詩

南海楞伽山介然端禪師吊師百韻詩并引

西蜀龍舒天柱山靜禪師贊師叙贊

靈源清禪師跋師手帖後二首

北磻五根不壞贊

拾遺

鐔津文集目錄終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柘之靈隱

尚書范田真外郎陳

舜俞

撰

大康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

年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

鐔津文集目錄終

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  
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  
塘樂其胡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  
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  
宗之仲靈獨作原也子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  
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  
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  
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  
談豐饜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  
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  
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  
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

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  
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  
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諱  
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  
道達法之承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  
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  
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  
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無其有別傳之語而耻  
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  
言士有貴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誦其說久之雖平生厚以

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輔教編上

藤州譚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原教

勸書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歧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

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戒舉其六者則五乘首之其一  
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  
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  
汗直趣乎實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  
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  
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  
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  
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  
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  
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  
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  
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素

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  
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  
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  
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  
法甚爲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  
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  
戒即十人溥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  
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  
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  
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  
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  
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

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夙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課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卅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法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去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旣謝而軀能

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旣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

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  
在萬物謂物也無此蟲無動植佛皆繫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  
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  
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  
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  
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  
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誼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  
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  
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  
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  
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不  
於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

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  
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  
有也為之者惟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  
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  
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  
張之亦其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  
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  
交相為鞅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  
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  
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  
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

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沛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飈風颺颺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過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入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畧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

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拘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入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效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變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間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



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  
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  
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  
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  
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  
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  
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  
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  
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  
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  
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正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  
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

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  
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  
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  
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  
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  
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  
不成劫邪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  
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  
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皆然苟嘗有涯方之佛  
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  
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  
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

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  
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  
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  
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  
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  
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  
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  
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  
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人多得其同則廣爲  
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  
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悲  
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

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禱治其世而致禍於君親乎曰周哉  
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  
制民也恐世散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  
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  
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  
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  
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  
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  
制尚舉而民已墮且散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  
老皆未之作豈亦一教加於四民而爲厲然邪人生天地中其  
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爲世之憂大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

言休證答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  
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  
應之孰爲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  
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  
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恡而廓其善  
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  
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  
而絮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  
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  
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入  
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

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  
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  
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  
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  
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  
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  
適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  
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  
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  
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臧尚也然  
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三者皆  
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輕議然佛言道也佛亦竊嘗聞之若老氏

則子頗有惑不已而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又與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

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摠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從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

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雖嘗其  
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  
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  
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  
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  
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  
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  
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佗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  
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  
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  
資乎佛乃賢邪今有人曰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  
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寃夢邪是必以寃而夢之

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待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  
愧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  
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頌推之故其送高  
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  
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  
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  
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  
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輒臂出血書佛經千  
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  
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  
子賢人也臨事制變常曰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  
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莫弘師襄也

故或作

世說字  
之大較

珮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揚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竒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鑿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

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遠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仰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隆衰而世俗之惡滋其禮義將不暇獨治而

佛之法乃推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  
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  
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  
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  
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  
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  
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  
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  
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儲而其  
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父子夫婦天常也今  
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  
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

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畧夫為  
天下而至於上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眾經而太宗父子  
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  
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  
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  
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  
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  
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  
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  
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  
見於朝野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  
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

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廬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秉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惟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

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為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瞭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靜而所泊皆有各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脈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脈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拜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

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墜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

君子於道當精而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器  
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  
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  
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  
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  
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  
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輔教編上

鐔津文集卷第一

儀真長蘆禪寺住持比丘 正傳 施財銀梓

鐔津文集卷第二

輔教編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廣原教 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  
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察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  
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并立長古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  
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  
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  
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  
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人亦從華嚴之所謂  
攝末歸本門者也首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

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人世儒之不知何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離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餘言是咸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因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

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開漸預漸而開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大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如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之下善備自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方神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

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  
人同然而莫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歟博博大盛備之聖人乎  
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  
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道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  
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  
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  
所以然則天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  
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  
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  
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  
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

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  
也事也者麤也麤者惟人知之妙者惟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  
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  
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徧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  
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  
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  
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  
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  
萬物之變見乎情入乎性在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  
以性可以觀夫至者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  
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人者焉有小者焉心有

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小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冑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曰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有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

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感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惟聖人之至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簡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之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惟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疎

踈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心為不遜為貪為淫  
 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  
 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  
 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  
 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  
 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  
 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  
 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  
 乎甕甕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  
 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  
 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  
 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為其因應為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  
 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  
 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  
 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  
 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  
 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  
 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  
 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  
 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  
 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效然也人與物而不覺  
 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王仁

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合圍不拊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啟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

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啟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尊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大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論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

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生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恤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

九

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亦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爲其正



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各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  
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  
所以教滅無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既言乎中則天下不  
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  
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  
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  
之制中去聲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  
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  
妙也大妙者惟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  
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惟吾聖人  
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

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  
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  
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  
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諫  
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  
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  
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  
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  
帝梁武帝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周二君泥其至而  
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  
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備不必偏不必彼不必此也

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為之修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

注云印本輔教篇  
所出所成皆性也

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以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

貪婪慳嗔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

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負生  
不懼死不溥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  
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汗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  
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  
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  
悲也者常欲拯眾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  
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  
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  
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  
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  
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  
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有作警

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  
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  
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照嫗貧病瓦合輿僂  
而不為卑以道而炎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鉉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  
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  
人而不為溼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  
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  
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  
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  
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  
僧也如此可下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慕周之意耳僧也者遠  
 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  
 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  
 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  
 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  
 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  
 之邪正曲直不可察視也石有五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  
 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  
 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林坐不  
 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  
 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  
 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

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  
 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以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  
 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  
 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  
 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具具而不善其資不  
 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  
 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  
 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州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  
 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習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  
 也聖人不復出其處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  
 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若不明不知窒其漸道若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

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社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就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問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功

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請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何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為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况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

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群生之常覺也眾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掖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為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北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新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

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群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群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

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群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群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大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



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平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無或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謹議知

三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輔教編中

鍾津文集卷第二

吳城西華四無量寺比丘彌蒲助緣錄梓

鐔津文集卷第三

輔教編下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孝論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元在嘉祐集中

孝論并叙一十三篇

叙曰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壠修法為父

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  
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  
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  
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  
可以視之也

###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  
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  
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  
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  
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  
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  
下之明德者莫善於孝  
事者莫妙於孝

也去去  
為孝而無効  
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

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惟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  
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惟  
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  
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  
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  
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况其  
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苟一世而闇玄覽求  
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  
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  
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

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造之清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惟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後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惟不見

廣孝章第六

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旣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

也奧道如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

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况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

道者心也德考曰

聖人之至德也

聖人之至德也

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畧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

道紀身其母也

可謂畧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具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寧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焉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昧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

道紀身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

非君也

是謂焉於

也

非君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焉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惠無以為母儲始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歿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食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巧食以為養父死於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即祝之遽有髑體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金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歛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惟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畧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捷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捷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捷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惟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喪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系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

飲食不入口累日

法云

其又云



百字位若不能  
日存

蓋欲其泯愛惡  
而趣清淨也

有號泣者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畧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眾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

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六祖證號大鑿禪師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

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樞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是彼壇經

以方便是彼壇經

大矣哉是彼壇經

心尊其心要也

人若性有物

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  
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  
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  
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  
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  
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  
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  
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  
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  
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  
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  
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

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  
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况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  
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  
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  
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  
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  
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  
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  
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  
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  
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  
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

此語不度心與  
相十年  
知其一也一也

空之所以出也

心之至中

也

者三身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眾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眾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冝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冝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校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

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

年月之謂之元住  
之本  
法身之謂之無相戒

聖也四孔在

修以真而歸

之最也。已弘願之極也。無相憾憾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能覺察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

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憯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黯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掛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台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問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

涅槃曰始從鹿

心苑

未竟說一字者

法非文字也

在依人其以

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御如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

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子固豈盡其道。幸蚊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耶。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隱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寂。皇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

知法淨口之解  
上流也  
鼓舞羣動然則

此而存之若其本乎

體而有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  
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  
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爲太甚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  
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  
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  
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  
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  
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  
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  
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喻道其言  
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  
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益

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不其然  
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吳門比丘 定慧 捨統鈔玖貫文

茗溪比丘 節用 捨統鈔伍貫文

吳門比丘 惟一 捨統鈔壹拾貫文同共助緣銀梓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自此後所著書皆總題名嘉祐集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放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榮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故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

極之道也周之又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下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豈豈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秉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

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爲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嚚嚚喋喋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



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君子一作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措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

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變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變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

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惟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佚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

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而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令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真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

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無惟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惟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

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返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

也猶人之有平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求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此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思慮感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克之思愛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義也

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恠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

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惟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

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大或作天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

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壅蔽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

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  
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  
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  
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  
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  
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  
能中庸乎曰翱乎其能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  
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  
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  
首而退

陸

氏祖方

助緣